

学人之诗 卓然自树

——读《时间的花朵》

□ 秦兆基

暗示出诗作内容与时间的联系——即时性。

从哲学、诗歌美学的角度看，时间，陈龙做过一番诠释：“时间是一台发动机”（《时间》）揭示出时间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一切事物的本身。在时间面前，一方面，人别无选择，向死而生，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另一方面，又道出了自我对存在可能的选择“不必做沉甸甸的果实/一刻在枝头/一刻迎风吹”（《我们是时间的花朵》）。“花朵”有可能化为沉甸甸的果实，但是诗人宁愿选择做一现的昙花，“一刻在枝头/一刻迎风吹”，渴求在有限的存在之中体现生命的最大价值，实现自我。

诗歌样式的选择

《时间的花朵》中的新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长诗，在百行左右。陈龙创作过多首反映现实题材的长诗，受到观众喜爱，即便冠之以“主旋律诗人”亦不为过。如《每颗星都是燃烧的烟头》，采用了与宇宙天体精神交接的方式，道出后工业时代人际关系的冷漠和命运难以把握的茫然，最终道出对于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作品承续了屈原《天问》以来延伸到当代诗人郭小川《望星空》的传统，冀望在对宇宙运行的规律探询之中，找到人生启示。

第二类是在二十行到七十行之间的“中篇”。常常是由身边事、儿女情所触发的，是灵光一现的捕捉。这类诗作往往是以感情河流中一丝涟漪来显现其全体的。如《蝴蝶梦》，是写在读书时一只栖息在书页上的蝴蝶飞起，恰好书页又绘就了一只蝴蝶，两只蝴蝶重合，诗人陷入恍惚迷离的境地，不知道哪只蝴蝶是真的。“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周梦后所感与陈君幻境消失以后所

感未必一致，但都寄寓了世事真难以辨别的迷惘。在无深度的呈现之中，寄托了有深度的人生体验。

第三类是体制精微的短诗。长的不过五七行，短的只有两行。有的是单独成篇，也有多章连缀成篇，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这类诗多为直抒胸臆，写出灵机一动时的遐想思绪。如《希望》：“再大的雨/下不光天上的云/总会留一些给彩霞”，从天象变化的描摹之中，显现自己的人生信念。

此外，《时间的花朵》中还有为数不多的仿旧体诗。此类诗形式上基本中规中矩，体现出旧体诗凝练、概括力强的特性。

诗学理念的自觉体现

《时间的花朵》脉动着陈龙的诗学理念。要言之，有三：

其一，注重凸显诗歌形式的能动作用，有意识地在诗歌文本与读者之间预设沟通的桥梁。这个问题直指对诗歌功能的认知。不同的诗人面对同样的物象、情境，往往会用不同的形式并赋予不同的意义。中国是诗的国度，但真正将诗作为诗本身去对待的却少之又少，至于诗是如何表达的问题，包括研究探讨其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则鲜有探究。因此，陈龙常常有意识地借鉴百年来的语言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从公众审美心理和习惯出发，构建属于自己的意象体系，形成自我的语言风格。

如《最美的风筝》，“女儿身在他乡/如同一只风筝/飞在天上/……/风儿不听话使唤/我只拽着一根线/线，绕在手指上/……/怕只怕线绷紧了会断/或者被树冠缠住/无论是她飞得更远/还是高栖在某个枝头/好像我都无法快乐/好像我又无可奈何……”诗人

将远行在外的女儿比作“风筝”，以“风筝”这一公众熟悉的意象贯穿全诗，朴实无华的语言中浸透着婉约细腻的父母之情，读来令人动容。

其二，立体、多层次关系的结构经营。“结构不是单一层面的横向布局，而是立体的、多层次关系所构成的模式。”（《后记》）诗歌结构的立体化，意味着将诗歌图像从多个维度展开，所谓多层既指深度，又指意旨的多元指向。

如《扬州扬州》抒写的是诗人“2023年春节省亲偶感”，从时间的经度上看，自今涉古；从空间的纬度上看，从江都到镇江直到瓜洲渡；从意旨层面上看，乡愁、亲情、怀古，样样都有。神往千秋、执着当下，感伤、感叹、盛衰复合。

其三，别求新声，尝试与探索。诗人在对当下诗歌创作状况的评价中指出：“当下诗歌，繁荣或衰落，进步或退步，不能简单地以诗歌的社会影响力或诗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作为判断标准，而是要将诗歌艺术本身是否得到更好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诗人从文学性之于文学的关联，推断出诗性之于诗歌的依存关系，进而认为：“与以往相比，当下诗歌反而放下了许多功利性的东西。”20世纪后期迄今，中国新诗从政治抒情诗，走向朦胧诗、后朦胧诗、口水诗、新艳体诗和新古典主义诗等多元并存的局面，陈龙的诗歌是属于他自己的，可以说是博采众长的现实主义。

陈龙有着丰富诗学理论素养，这使他的诗歌创作获得更多的自觉，更多的智性介入使得感情得到过滤、得以提升，也使他的诗更多地接近诗歌的本质属性。在智性与感情的碰撞交融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人之诗，也留给诗歌研究者和诗人以启示。（据光明网）

读书有感

《时间的花朵》，收入了陈龙近两年来的诗作。这些作品显现出他在诗歌创新上的尝试。在本书的《后记》中，诗人结合自我的创作体会，论述了有关诗歌研究的一些带有核心意义的理论问题。本文拟以《后记》为抓手，从多个侧面切入，探究这部诗作的内蕴和呈现方式的独特性，以及对当下诗坛所能提供的启发。

书题命意的把握

对《时间的花朵》的书题进行多角度审视，会有助于把握全部诗作的内蕴。

从书题功能角度看，“时间的花朵”，起着统带书中全部诗章的作用。全书140多篇诗作，似乎是散置的、无序的，但由于书题中的“时间”两字提示，就不难理解，诗作是按时序——“花朵”绽放的时分安排的。

从修辞学和题材包容的角度看。“时间的花朵”是一个借喻，喻体的“时间”，是指花园中从生的各类花木；喻体中的“花朵”是指作者的精神产品——诗作。一年之中，各个季节都有可以观赏流连的花朵，杂花生树的春天固不待说，即使是繁花落尽的夏天，也有木槿、紫薇点缀枝头，无所不在，

新书架

《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学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最有名的课是“沈从文精读”和“中国新诗”。张新颖为“沈从文精读”出过讲义，又就这一主题写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等作品。为“中国新诗”，他在教书的头两年编选过一本《中国新诗：1916-2000》，这本书如今还在印行。这本《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就源于他开设的“中国新诗”讲稿。

中国新诗这堂课，是沈从文开始讲的。1929年起，沈从文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里讲这门课，把新诗研究带进课堂，并且为此编写过新诗讲义。张新颖开设课程时，增添了穆旦、海子、顾城等诸多诗人，甚至囊括了崔健的《一块红布》。在这本书里，他时而细读几首诗，时而杂谈几位诗人的事。为什么海子在自杀前不久要写《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卞之琳长达二十二年的苦恋与《断章》之间有什么关联？简单的语言，文字为什么能够产生奇异的魔力？诗与诗交织，诗人与世人的命运关联，又共同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缠绕。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作者：叶舒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金玉缘”吗？这块奖牌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金玉良缘”的美好意象。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地中海文明都是面食文明加上黄金崇拜，唯有东亚自然条件孕育的中国文明，是米食文明加上美玉崇拜。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叶舒宪主编的《考古中国》呈现了中国年代久远的玉文化叙事，是使用甲骨文以来汉字叙事历史的三倍以上。中国人崇尚玉的文化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之久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玉成中国”的理论要义，就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本土话语，依据考古发现的史前史新材料和新知识体系，重新阐发五千年文明古国何以成型的一种尝试。参与本书撰稿的有包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博物馆馆长在内的13位学者，他们介绍了查海、红山、仰韶、凌家滩、良渚、龙山、殷墟、三星堆等30余处史前及夏商时期的遗址，讲述了玉文化的起源和传承，并揭示出了玉文化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借地而生：写给地球人的土壤生命史》



作者：[法] 马克-安德烈·瑟罗斯 [法] 阿诺·拉法林 刘成富等译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马克-安德烈·瑟罗斯（Marc-André Selosse）是一位法国的真菌学家、植物学家。在本书中，他带领读者去探索和了解土壤。探索之旅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了解土壤的成分，包括寄生在土壤中的所有生物；其次，探索土壤内部的运作机制，在地下生物的作用下，土壤能焕发出无限生机；最后，在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土壤中，我们通过种植植物了解土壤的

多重调节功能。“悠悠三千年，成土不过三寸”，土壤是生命世界之源，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我们很少深入研究土壤，无法感同身受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无论如何，拯救行动已迫在眉睫，土壤正在我们的眼前慢慢消失。”人类对土壤的伤害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人类的践踏和破坏加剧了土壤生态的失衡。可是，人类90%以上的食物却直接来自土壤，在靠农业养活的我们，我们不得不考虑重新评估或替换曾经行之有效的改良方案。

每周书签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石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兔鹤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季羨林《听雨》



《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获得学界好评

□ 桂琳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广文提出，《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大历史观和文明观的宏大视角对人类原始社会以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进行总体把握，通过对古今、中西各文明样态的分析对比，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厚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文明意蕴和世界性意义。“本书既做到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兼具科普教育和学术研究价值；又做到文风流畅活泼、生动形象，是一本优秀的通俗理论读物。”邹广文评价说。

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孙熙国看来，《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范畴出发，理解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既有大历史观下的宏大历史叙述，也有对历史细节的准确把握，更囊括了对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分析讨论。这样安排既能帮助读者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和文明观，又有助于读者沿着本书的思路接续思考现实，在阅读中感悟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本书写作的难点在于从个人经历、学术研究的有限性去把握人类文明历史的无限性。总的来看，作者与其学术团队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对人类文明史的合理构建与解析。”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教授如是表示。

（据中华读书报）

在生活的矿藏中提炼文学

□ 刘虎



我出生并成长于地质大院，父母都是地质队员。

大概是天性喜欢读书的缘故，我在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少年时代，就靠着地质队的图书馆开始阅读，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当我决定学习地质专业时，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说：“这样也好，地质队的生活可能更有利于你成为一名作家。”

后来，我正是凭借丰富的山野生活经验成长成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关于地质队员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我始终在琢磨的事。地质勘探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不仅是黄金这类贵金属、铁、石油和煤这些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矿产资源的开发，也无一不依赖于地质队员的工作。十几年前，我在参与原国土资源部主持的相关项目时，就对地质队员的工作和贡献有了详尽了解和深刻体会。这其中就包括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他们

凭借在金矿勘探理论和实践上的双突破，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地质队”，是地矿系统首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单位。

《金色日出》（明天出版社出版）这一选题，无疑圆了我作为地质队员写一部长篇儿童文学的梦想。一想到这部作品可以让少年儿童了解中国地质工作，我便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多年的工作经历已经发酵成了有益养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作家，有必要和孩子们分享我的体悟。为了完成这次写作任务，我前往威海和烟台，深入采访了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的老中青三代地质人。他们中有高级工程师，有普通技术人员，还有后勤保障人员。采访中，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朴素真诚地讲述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却让我对地质大队同行有了扎扎实实的了解。小说中的很多细节就来源于他们的亲身经历。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助于儿童成长。我在写作中也力图通过父亲形象的塑造强化生命成长的主题。小说中几名地质队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父亲。这些从事地质工作的父亲，为了集体利益和地质事业，在最好的年华远离亲人，远离家庭。他们可能平凡，却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而活力四射，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活出了鲜明的个性。这部作品通过探讨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祖孙关系等，阐述家庭成员对家庭的理解，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宝贵情感，让少儿读者思索生而为人的责任与担当。

不同行业的人，从内而外自有其行业烙印。行业文学描写这些烙印时，应呈现其与行业之间丰富、深层次的关联，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我的方法是直面生活，就像画家或雕塑家一样，对着生活的模样，一笔一画地塑造人物形象。写地质队员，就要让人知道地质队员如何工作，看到这个行业独有的工作细节，而不是让读者读完以后只得到一个千篇一律的情感故事。我在小说中设计了很多地质工作场景，以故事的形式让读者了解地质工作的程序、方法和内容，增强文本的科普性、趣味性。写作中，我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事实之中。以生活为舞台，删繁就简，还原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人物，让读者通过角色的言行获得认知、判断和感悟，看到这样一群远离喧嚣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工作。

作为一名写作者，应该不断尝试探索新的创作方法。我曾经练习过诸多技巧，做过不少文本实验。随着对文学的探索和理解更加深入，我愈加意识到，文学最重要的技巧就是直面生活，所有的归纳、总结、提炼都要依托生活来实现。我奉行这样的创作理念：要在生活的矿藏中提炼文学，而不是带着固有观念去装饰生活。

地质哺育了我的文学，是时候用文学反哺地质了。我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我满怀对地质前辈的尊敬，满含着对那些和我在山野中跋涉的伙伴的真挚祝福，写下此书。

（据人民网）